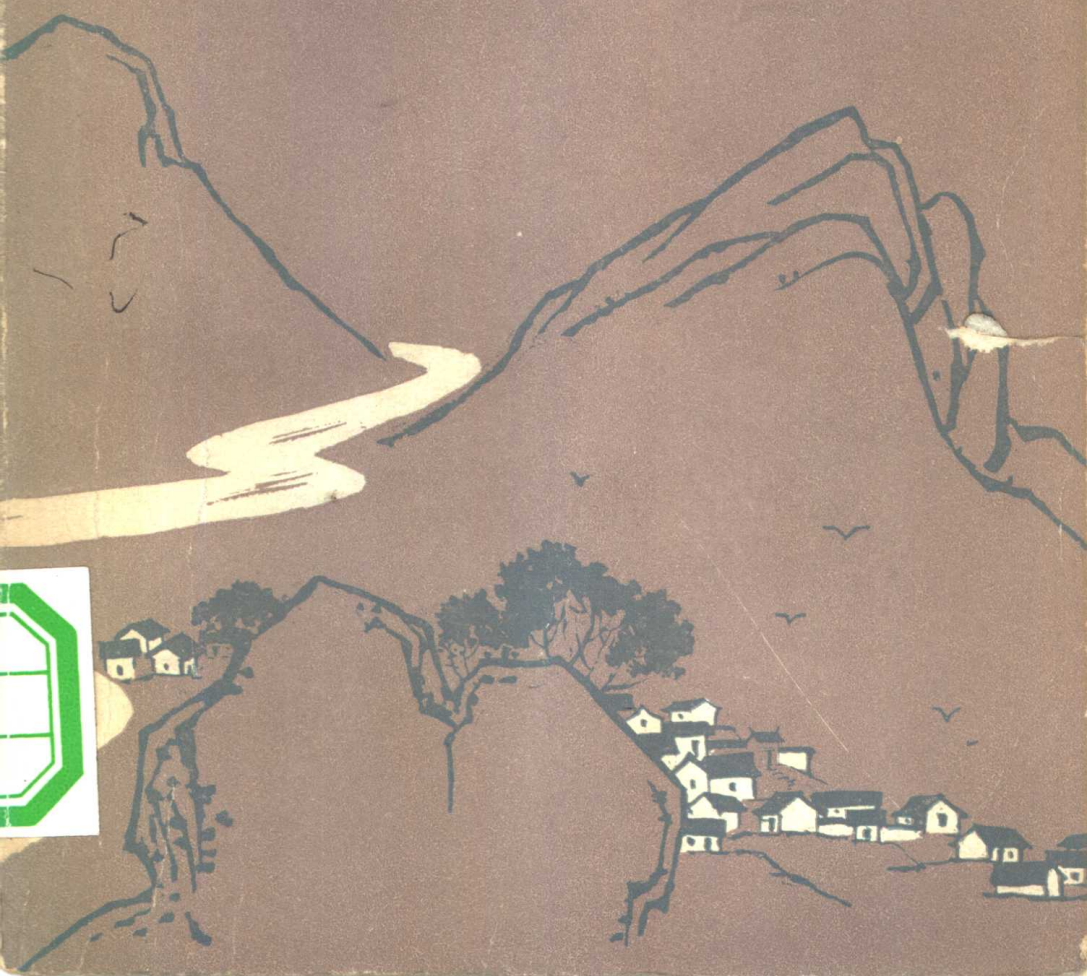


春 种 秋 收

康 濯



春 种 秋 收

康 濯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封面设计：冯纪伟

春种秋收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民族印刷厂印刷

字数 283,000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13 3/4 插页 2

1980年3月北京第1版 1980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40,000

书号 10019·2929

定价 0.94元

目 录

腊梅花	1
灾难的明天	29
初春	64
我的两家房东	72
明暗约	95
工人张飞虎	107
亲家	148
买牛记	164
竞赛	180
一同前进	205
第一步	236
牲畜专家	273
放假的日子	295
春种秋收	302
冬天里的早春	334
公社的秧苗	348
三面宝镜	363
代理支书	397
后记	430

腊梅花

一

河北省平山县西北部，有个村子，名叫东白红。

东白红四周尽是小山包包，小山包包南北两面夹着挤着这个村子。小山包包又一个连一个，两山相连的地势，就是一道道小沟沟。这些沟沟里不知怎么就流出了水，这里一道，那里一道，顺南北沟沟流来，乱七八糟挤碰到一块，就叫作河。河经过东白红村南那东西间的沙沟，乱碰着沙沟里的大小石头，整天哗哗响着往西南跑，跑得很远很远，直跑到滹沱河里去。

滹沱河两岸，是稻田麦田好地方，东白红这里，可是岗地沙地，坡坡上还满堆着大块大块的黑石头和很脆很脆的碎砂石，村子小，冬天还冷的不行。

这天下午，我们这支队伍走到东白红村住宿。那是一九三九年冬天，我们经过了将近两个月敌人残酷的“扫荡”，从三百多里地外回到这里，累得很；这天又下着濛濛细雨，后来还夹着雪花飘，我们穿的棉衣服和背上背的棉被都被淋得透湿，重的不行；当天我们又走了六十多里地，爬了两个大山，浑身上下出了好几身汗。到了东白红，队伍在村边休息的时候，大

家身上的汗凉了，透湿的棉衣、衬衫又紧紧贴在皮肉上，都难受得要命；也渴了，也饿了，掏出口袋里的旱烟抽抽吧，烟也潮了，吸不着。等到分配好了房子，天色眼看就黑了。我们班七个人，推推挤挤地走进一间高台阶上面的北屋，摸着了炕，就都乱躺下去；班长发觉炕上没铺席，叫我们起来，说是躺着怕着了凉，我们可谁也没有理会，一个个都象是气乎乎的，不吭声。

幸好我们碰到个好房东。他拿出他使香油炒过的旱烟叶给我们抽，又给我们那不通灶火、不能烧的炕上，铺上干草和席子。我们吃过饭，大家精神些了，他又搬来火盆，抱来劈好的干柴，让我们烤衣服和被子。他自己，脑袋向左歪着点子，左手巴掌托住半边左脸，一动不动地看着我们烤。我们连柴火也不会烧，盆里火不旺了，有个同志添了两块劈柴，可死死地把柴压在火上面，火没有旺，反倒快被压灭了；这时候，房东又赶紧帮我们把劈柴象架步枪那样架起。火燃旺了，他说：

“你那么一压，火还着得了？人要忠心，火要空心嘛！”

这房东是个老头。这老头，看样子，对咱们这支队伍还很熟悉。他的两个小子也上我们住的屋子来了，那大的，是个青年，一进来就靠门站着，两手抄在袖筒里；小的，一进门，可马上发现了墙角落我们放的幕布、汽灯等等，他赶紧嚷着：“爹爹！”一边跑过去摸弄。老头忙抓住他说：

“别闹，看摔了他们汽油灯的！”

“汽油灯？”小孩愣愣地问他爹。老头说：“他们是演戏团，”一面又回过头来问我们：“是吧？”一面又掉过头去，指着汽灯对他小孩说：“你忘了，春上咱们在元湾村看演戏见的那

灯，就是这一号号的。你看这……”老头忽然从我们服装堆里拿出一顶日本人的钢盔，戴在头上，直着腿，挺着肚子，憋着硬嗓子嚷起来：“小孩子的，八个牙鲁！开路开路的……这，这就是咱们春上看演戏看的那日本人，你说对不？”

小孩翻着眼“嘻嘻”笑起来，我们也都高声大笑，靠门站着青年，两手捂着肚子笑个没完，见老头望他，他象害羞，忙忍住笑跑出去了。老头可弯腰俯向我们，手指着他们说：

“你们别欢喜！往后我村百姓们欢迎你们演戏，我可要看你们的笑话哩！”

他眯缝着眼，使一个指头逗点着我们，象有什么机密事一样笑着出去了。一会儿，他又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个土盔子，晃着放在靠门不远那个小柜旁边的地上，并说：

“天气冷，黑家短不了起来尿个泡的，有这么个盔子，就不用出去了。”又拍了拍盔子旁边的小柜说：“黑家起来别瞎摸，摸着这柜子，就寻着尿盔子了。好，同志们睡吧！”

老头走了，我们可一直谈着他，好久好久，好象都不觉累。

二

我们决定暂时就住在东白红休息整理。一两天后，疲劳过去，就开始了日常工作。

东白红这个小山庄实在不好过冬。村子四周小山包包后面，还牵着连绵不断的大山，大山山峰上的黑石头块笔直地陡立着，挡住这个村子，好天气，太阳要半晌午才从东边黑石头山峰后面露出半边脸，不多一会，太阳刚偏西一点儿，就又掉

到西边黑石头山峰后面去了。我们冬天烤不上火，早晨起来，想坐在炕上围着被子看书，屋子光线又太暗，看不了。房东老头就每天早晨从他做饭的灶火里掏点炭火渣子，放在火盆里面送给我们烤；看见七个人围着火盆坐不下，他就拉一两个人上他屋子里去。以后我差不多每天早晨上他家看书写字，他每回也就悄悄地远远站着，看着我们工作，并不断拉开他的小孩，叫别打扰我们。

白天，太阳出来了，我们上房顶工作。这一带房顶都是平的，顶上抹了一层白灰，很好看。房东老头把他家的小板床、大小凳子、灶火跟前烧火坐的蒲团都给搬来让我们坐，他自己也领着小孩上房来，看我们写字、画画、作曲，或者在我们讨论剧本的小组旁边听听；等我们休息下来，他就走到他房顶角落，揭开房上盖的一领席，指着席下面的大红枣对我们说：

“你们要吃就拿！我分给你们，你们又是什么群众纪律的！”

白天，我们有时候还到村西场里去排戏。这时候，房东老头每回都要跟着村里人们去看。他总是吆喝小孩们别吵闹，自己也总是站得远远的，脑袋向左歪着，左手巴掌托着半边左脸，静静地看着，等排完了戏，他才找着演员们，说是演得好，有时候还玩笑地学一两个动作，逗得人们大笑。有一回，我们扭秧歌舞，锣鼓敲打得一片响，房东老头远远看着，眯着眼，象是入了神，旁边小孩的吵闹他也不吆喝了。我不会演戏，只站在旁边看，并跟村里人们闲扯；我忽然知道了房东老头年轻时候还是个好艺人，他满肚子秧歌、小调，十八九岁登台上演，也曾轰动过方圆二三十里的。我高兴了，马上请他指导扭秧歌，他

可死也不肯，最后只肯换我们那个打鼓的同志打了一阵。他的鼓打得很好，节奏分明，花点变化多，可惜不一会儿他就累了；换他下来休息以后，他赶紧把左手巴掌托着半边左脸，并喘着气叹息：

“不行了！不行了！老骨头老无用了！”

我不断夸奖他，他眯眼对我笑笑，忽然长出一口气，摇着脑袋叹息：“唉……”

我们每天晌午，还集合练一会儿歌子。这时候，村里总有好多人围上来听，我们房东也是每天必到。后来人们许是听厌了吧！听的人少了；房东老头可还是每天听。他靠着离我们不远的一棵黑枣树站着，眼望树梢，脑袋还是向左偏着点，一边听唱，一边左脚不断在地上踏着打拍子，有时还望着歌队指挥，两手也动着，象学打拍子。有一天，我们唱完了歌，他拉着我在黑枣树下呆了一会儿，什么也没说，忽然小声唱开了：

“……打虎打狼！打虎打狼！好男儿上战场……”

原来他差不多学会了我们刚练的一个歌！我高兴得不觉抓住了他，要他教我唱几个旧小调，他可突然板起了脸，怎么也不唱，这真叫人不痛快。

日子不多，我们出去工作了两天，再回到东白红村，时间是快过年了。那天尽下雪，遍地一片白，东白红村前的小河也不再“哗哗”响闹，水面结成了厚厚的冰块。我们冷得整天不敢出屋子，工作是差不多什么也不能干了！恰在这时，发了三个月的津贴费，每个人都有了好几块钱，我们几个抽烟的首先就想到了买旱烟抽。可是，这村子没好烟卖，大家就请了个不抽烟的同志去找房东，叫他一定卖给我们五毛钱的烟，并且对

他说明：我们有钱，我们也有纪律，他可一定得收下钱。不一会儿，买烟的同志空手回来了，他说：“房东说：要就抓一把抽，要不就不给，卖，他是不卖的。”这个同志还说：“房东真象是发了脾气哩！”这有什么办法啊！我只好出去买了一大包坏烟。

我出去买烟的时候，见到一家老乡家正杀牛，据说是摔死的牛，杀了就煮肉，今天晚上就有熟牛肉出卖了。回来，我报告了这个消息，班里同志们个个叫好，当下就凑了凑钱，买了点酒准备晚上吃牛肉，我们班长还上伙房弄了点劈柴、盐、葱花，打算买了熟牛肉以后再生火炒一下。天黑了，一个同志去买牛肉去了，我跑进房东屋子里，什么也没说，就把老头拖了过来，并把门关上了，怕他跑。房东一句话也没说，忽然发觉了我们炕桌上放着的那一包旱烟，就慢慢走近炕边，敲了他烟锅里没吸完的烟，低下头把我们的烟细细看了一会儿，就装了一锅子，就灯前吸上，慢慢抽了两口，歪着头象品味似的；忽然，他“拍拍”几下把吸着的烟从烟锅子里狠狠敲掉，抓起我们的坏烟，一把两把都狠狠撒在地下，一边气乎乎地瞪眼嚷起来：

“这是烟？这是大麻叶萝菔叶，这也能抽？”

说完，转过身就狠狠地开门出去了。一会儿，他双手捧了一大把他的旱烟进来，把烟放在炕桌上，又气乎乎地说：

“不抽可不行！看谁们敢说犯纪律！”

我们一个个哭不是笑也不是。我们望着老头，他在屋里地下走来走去，谁也不搭理，这真叫人没办法对付。

门开了，买牛肉的人回来了。房东老头瞪着眼朝我们望望，忽地往外走；班长拖住他，说明白情由，他说：

“我吃我吃！我也可好喝两盅哩！我给拿火盆拿小铁锅去。”

可是，老头子很呆了一阵才进来：他抱了火盆，火盆上面却还放了一大包牛肉，一壶酒！我们班长气得两手乱拍打屁股，直嚷：“不行，这可不行！”老头可什么也不说，蹲下去就生开了火。这有什么办法？只好算是军民联合打“平伙”闹吃喝吧！

这一夜，我们七个馋鬼吃了个死，喝了个醉，还闹了个乱七八糟。有个同志吃得太多，撑得躺在炕上，一边哼，一边直摸肚皮，逗得满屋子哈哈大笑。房东老头也笑了笑，但不一会儿，他可一本正经地对我们说：“说实话：这么吃可不好！没听说么？吃饭少一口，睡觉不蒙首，老婆长相丑，保你活到九十九！你们都还年轻力壮，可也得注意点子，到老才不会受罪。”

“什么？怎么说的？吃饭少一口？”我追问他，他说：

“对！吃饭少一口，不撑得慌也不饿得慌，那呀肚子就坏不了；睡觉不蒙首，不把被子包着脑袋睡，那呀睡着了出气就不匀实，身子准壮实。这话可有道理哩！”

“那老婆长相丑又是说什么呢？”

“嘿哈哈……”老头子不回答，只仰着脖子大笑，一面走近我身边，用手指指着我的鼻子尖说：“你……你……你看你这个人的！哈哈……”

我闻着了房东嘴里一嘴的酒味，再细看看他，见他脸红了，眼也红了，许是带几分醉意了；炕桌上还剩了半杯酒，他要去喝，我忙劝他不要喝，一边就想了个办法：拉着他，叫他唱小调。他说：

“行！让我喝了那口酒，我给你们唱一个。”

大家很久以来就都乐意听他唱小调了，于是就什么也不管，马上让他喝了酒，都安静下来，听他唱。

房东老头抽了锅烟，扯起棉大袄的下摆擦了擦嘴脸，就脑袋向左偏着点子，左手巴掌托着半个左脸，眼望房顶，呆了一会儿，一动也不动，还是那么个架势，只右手巴掌在右腿上打着、拍着，他唱开了这么一支歌：

好一朵腊梅花，
好一朵腊梅花！
开在后园邻家，
我有心将它摘来头上戴，
又怕看花人骂，
啊啊啊……

他唱得很低、很慢，节奏有轻、有重，有缓、有急，听来这是个复杂的曲调，他可一点一滴唱得很真。只是他嗓子有些哑，听起来多少有点象两块粗毛木片摩擦似的。他唱了一段唱二段，唱到第三段中间，还没唱完，突然嗓子完全哑了。他还是原来那么个架势站着不动，却不往下唱！我们等了老半天，只见他左手好象没劲儿似地从左脸上放下来，摇摇头，轻声说道：

“不行了！老了，也多年不唱了，唉……”

我们谁也没话说。老头子忽然转过脸轻轻一笑，就坐在炕边，也不吭声；班长和我端起了桌上留给房东家里吃的牛肉，送房东回家睡去。我们回来以后，天气约摸大半夜了，油灯没了油，灯捻烧焦，灯快要灭。大家还是谁也没说什么，就

糊里糊涂地摸着睡下：今几个黑夜，好象谁也累的不行。

三

我们房东老头子姓范，村里人们叫他“老五”，我们就都叫他“范老五”。

范老五个子瘦长，长长的脸上没什么肉，左半边脸看来瘦得更厉害，腮巴子那里凹进去一个洞，右脸上稍微胖一些。他脸上皱纹乱七八糟，头发差不多都要灰白了，只是没什么胡子。他的眼睛也没有什么光，眼珠上好象老是蒙了一层灰蒙蒙的雾；那双手也很瘦，两只大巴掌好象只有一层皮包着骨头似的。看来，他的年岁该五十开外了吧！可他还只四十七岁！那个短不了跑进我们住的屋子，靠房门站一会儿的青年，是他的大小子，十八岁，名叫大保，大保平日不怎么说话，见人说话好脸红。那个常常去我们屋里乱玩、乱问、乱摸弄家什的小孩，叫二保，是范老五的二小子，十三岁；二保有些调皮，可又很软弱，好哭；他左眼象是瞎了，眼珠上飘着一点白点点。范老五家还有个人，是他老婆，范老五说她五十岁了，她的嘴也真象老太婆样扁起来了，脑袋上头发也很稀疏，但脸上皱纹不多，好象比她丈夫年岁要小。这女人是个半疯子，平日不怎么出门，做饭的时候，她大小子拉风箱，弄饭菜，她就挤在灶火跟前烤火；好天气，有太阳，她就拿个蒲团在院里向阳的角落坐着。这疯子好象不愿我们住在她家，见了我们，她就低头嘀咕，象是骂人；她丈夫在我们住的里间屋里放点什么家什，她象不放心，短不了跑进去看看。前几天，我们在早晨上她家去

看书、写字，她也象有些不高兴，不时斜着眼瞟我们一下，还不肯让出炕给我们坐，也不肯让出火盆给我们烤；每当那时候，范老五就拿眼瞪她，还舞着拳头吓唬她，往后她才好一些。再往后，我见过范老五跟她开玩笑：举着根棍子象要打她，忽然又把棍子放下，对她笑笑，她也就扁着嘴朝丈夫笑笑，随着就一阵脸红，望望我们，笑得低下头去。我见她常常见了个破布片片就拾起来装进口袋，就把我一条破裤子送给她，从那以后，每逢我去她家，她就对我笑着，向我招手，叫我去炕上坐，而且她嘴唇还动着，想跟我说话似的，只是又说不出什么，马上就红着脸低下头去了。

我们就在范老五家住着了年。过年时节，大家都很忙，后来我们闲了。有一天，范老五忽然跑来，推着拉着我们几个人上他家去；我们都不肯去，他这才弯着腰，瞪着眼，象是很不耐烦地说：

“打了几块豆腐，四两酒，胡乱喝两盅呗！我还会有个什么好物件请你们么？”

大家怎么也拗不过他，只好派了班长和我去了。

在范老五炕上，摆了个小炕桌，上放酒菜。疯子盘坐在炕里面，见了我们，还象拜年那样给我们作揖；大保、二保，站在墙边，正看着墙上我们送给的年画。喝酒了，我和班长都没酒量，范老五也不硬给我们满酒，只顾自家喝着，一边对我们说：

“喝不多就吃菜吧！”他给我们夹了两筷子豆腐，接着说：“唉！我这光景真是：过个大年，这如今抗日年头，解放了，还摸不着个荤²³的吃。同志们！说起来可真是不象个样子咧！”

“你看老五！那你又还一定要请我们！”

我这么一说，范老五好象急了，忙从炕上翻身站在地下，瞪着眼嚷道：

“话可不是这么说的！老康，我这可不是请你们……实在话，”老五又坐下来，嘴角边露出一丝笑意，小声说：“我自个喝，没味道，闷得慌，这才拉扯你们的！”

我们就陪他喝了个够。今天喝的是上好枣酒，只有两分水的；他一个人差不多喝了半斤，脸红了，眼红了，手也有点抖动了。我很不好冲散他的酒兴，可总担心他会大醉的。好在半斤完了，我们班长有工作要走，他送我们出来，他也就不喝了。

当时我没什么事，就跟范老五站在院里，随便扯起来。那工夫，太阳偏西大半天了，我们喝了酒，倒不怎么冷。村里，人们都在干什么呢？静得很，没半点声息。我信口问范老五道：

“你有多少地？”

“你口袋里有多少钱？”范老五脑袋向左一歪，左手巴掌托着半边左脸，睁着那红了的灰蒙蒙的眼睛，象质问我，“你该有个一毛二毛票票吧？我这地，也正跟你一样样！”

他忽然仰着脖子大笑起来，真象醉了，推了我一把；我无意地朝院子外面走去，他跟着我，一边说：

“你看我还象个有地的人么？坡坡上十二亩七分沙子石头地，山沟里八棵枣树，这也是人家的咧！”

“谁的？”

“你没到过元湾么？元湾齐家，大财主，咱们这上下七八个村子尽养种他的地。你该见过吧？元湾那高房大院的，就是他家。”

这我可知道：从东白红往南走个四五里子地，山沟宽了，前面二里地处，元湾村北，远远就望见一道高大的粉白墙，隐现在柿子树和黑枣树后面，那墙顶，高得冒出北面的树尖来，墙砖整整齐齐，只走近去，才看见墙东北角上倒塌了一小块，那小块墙只一人多高，房主还没有拾掇着垒起。当我知道那就是范老五的地东家的房屋，我不由地望望身后的房东老头，望望他那低矮窄狭的院落；我等范老五赶上，就靠近他身旁问：

“缴了租子，你还够吃么？”

“还不就是糠糠菜菜‘搁浅’着过呗！”他把托着左脸的巴掌放下，随着向外一铺摊，“这二年子抗上了日，八路军来解放，还算是好多了啊！要说起事变前，那才是……唉！”

老头子摇摇脑袋，眯着眼，忽然对我一笑，就推着我往村西走去；我又问他：

“事变前……”

“你知道，我是弟兄五个。”他抢着说，“咱们爹娘死得早，爹娘棺材费加上历年积欠，我家背上了齐家地主一笔算不清的帐，过一年，打下点粮食，全缴了东家，利钱都还不清；家里，可是年年过年喝稀米汤，弟兄们围着炕上一条破被子，没衣裳，大门也不敢出。老康，那也叫光景么？我老大又是个老实人，平日二话没一句，办法也没半点，他怎么个领头当咱们那个家啊？他大年初三，一根麻绳上了吊……”

走到了村西我们排戏的场里，我们俩在碾场的大碾石上坐下，我听范老五往下说：

“我老二，是个烈性子。老大一死，他眼里爆出火星来，气

乎乎呆了几天，还是个没法！老二弄了条破席片埋了老大，他也就跑了，一跑几十年，年时才回来，回来还是个光身子；人是快六十，到这会儿还没个老婆。年时秋里，区里合作社才贷给他点子款，做个小买卖。嘿！那黑夜不是你们吃牛肉么？那就是他跟人家合伙杀的。那会子你们还说我哩！说实话：我要了点肉大伙吃，我又没掏个钱的！”

范老五又是脑袋向左一歪，斜望着我，眯眼笑着；我忙着问他老三老四，他说：

“往后老四走了口^①，几十年一去没回头，不定把尸骨丢到什么地方了哩！”他叹息一声，忽然两个巴掌往膝盖上一拍，背转脸去说：“老三是个灰货，个狗日的！”

“怎么？他这会儿在哪里？”

“那会儿还不起东家的帐，我老三就去给财主扛长活，算是一辈子卖给财主吧，言定不掏一个工钱，东家管饭，人死了给口棺材。那家伙一扛几十年，他偏偏扛得变了骨头，没几年就帮东家收租要帐，象狗日的财主家养的打手！事变后，百姓解放，东家给了他几亩好地，他老婆孩子另成了一家，还是帮着财主欺压穷人。这二年减租减息，他还吓唬人家，叫明里说减，暗里不减哩！狗日的！年时秋里，乡亲邻里还斗争了他一家伙！”

范老五忽然酒气喷人，斜着脸对我直说，唾沫也喷到了我脸上。我背开他，望望前面，前面不远，黑石头山梁陡立着，太阳正从山梁顶上露出半边脸，要往下掉又还掉不下去，一线红

^① 走了口：河北、山西一带贫苦农民，去张家口外逃荒、谋生，当地简称“走口”，已去了的叫“走了口”。